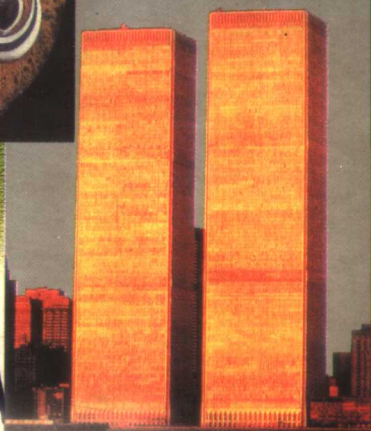


郑达华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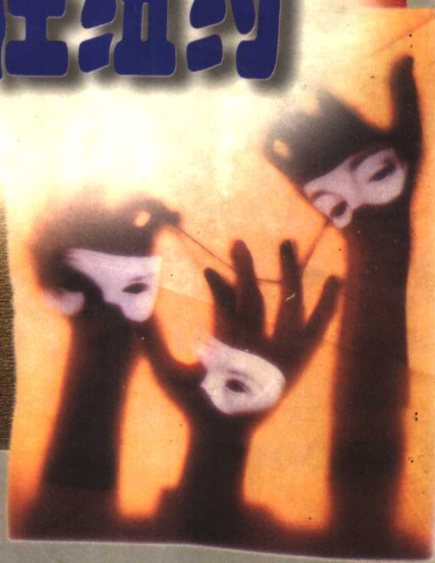
LIFE AND DEATH

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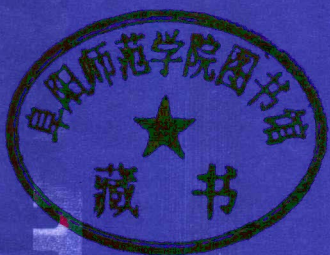
NEW YORK

生死在纽约



浙江文艺出版社

生死在纽约



郑达华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微亮

特约编辑:钱锦生

封面设计:邵秉坤

责任校对:王蓉蓉

生死在纽约

郑达华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浙江公安高等
专科学校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875 插页 2 字数 370000 印数 0001—6000

1999年7月第1版 1999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1170-9/I·1069 定价:21.00元

第一章

一九八九年六月下旬的一天，上海虹桥机场前车来人往，一派繁忙景象。眼下正是梅雨季节，刚下过一场阵雨，路面又湿又滑，一辆小车飞驰而过，一路水花四溅。

机场上空仍飘着一大团乌云，不远处的天空却只有些许薄棉絮般的白云。一轮火红的太阳，正把它那炙人的光线从东边一幢大楼的上方斜射到候机大厅前的水泥路上，晒得路面蒸腾起一阵阵热气。

一辆面包车在机场大门前戛然而止，车门一拉开，从车里跳出一位三十六七岁的男子，紧跟着从车里钻出了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子。司机从另一边的车门下了车。

当空的那片乌云如淋浴喷嘴似的突然开启，把大颗大颗的水珠洒向机场，洒向路面，洒向行人。而那轮如火的骄阳则仍向大地投射它那耀眼的光辉。许多行人的头发被雨水淋得紧贴在头上，那模样宛如遭虫害的花苞，一副可怜相，可他们的脸却被阳光晒得油光光的，透着一股股生气。

“出门碰到这种天气，东边日出西边雨。”司机说着打开了面包车的后门。

“成光，渴了吧。我去买瓶雪碧。”那位女子转身向机场大门旁的一家小卖部走去。

“别忙着买喝的，红雯，先把行李拉进机场。天在下雨呢。”成光两手各拉起一只旅行箱就往机场入口处走去。

“先把行李卸下，这里不能停车。”司机说着已把另两只大旅行箱搬下了车。

红雯拉着两只旅行箱跟着成光进了大厅。

前面一群人站在一台机器旁，一个个把自己的行李放在一条传送带上。那机器如一只怪兽，张开黑黑的大嘴，把一只只旅行包吞入肚中。

“那是安全检查，箱中如有爆炸物或武器，那机器就会检测出来。”成光说着，大步向前走去。

红雯一听“武器”，心里不由得咯噔了一下。她在一只箱里放了一把大菜刀。不知道菜刀算不算武器。

“喂——喂——，该你了。”红雯猛一抬头，看到一个脸色严肃的安检员对她发话。她一咬牙，把两只箱子拎到了传送带上。她紧张地瞧着箱子慢慢地进入机器口。

不一会儿，箱子从另一头出来了。她敏捷地拎下箱子，刚迈开步子要走，却猛地听背后一个严厉的声音说：“你等等，请把这打开瞧瞧。”

红雯身子一震，站着一动也不敢动，全身的血液仿佛都凝固了。

“怎么，拉不动啦？”成光回头瞧着她，“你休息一会儿，我先去排队。”

红雯向他招了招手，接着回头瞧她身后的安检员。那个安检员已打开一个旅客的旅行包，正埋头检查里面的东西。原来刚才他是对她身后的旅客说话。

她呼出了一口大气，拉起旅行箱，大步赶上她的丈夫。

飞机在缓缓驶向主跑道。成光临窗而坐，正扭头瞧着窗外。

“开动了。”成光自言自语地说。“前面的一架飞机起飞了，我们这架马上就要拐入主跑道。”成光扭头对红雯说。

红雯默默地点了点头。这是她第一次乘飞机。她伸手握住了成光的手背。成光反转手，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掌。她感到他手的力量。

飞机在加速。红雯明显感觉到身体后倾，身子紧紧地压着座椅，好像全身被一只无形的手在往后拉似的。

随着飞机高度的升高，她的恐惧感在增加。她曾从电视或报纸上看到飞机失事的报道。在订购机票时，她就不由得害怕这架飞机会不会失事。

红雯脖子上挂着一个铜钱，这是她母亲在她拿到签证后给她的。母亲说这是祖传的护身符，她亲手把它挂在了红雯的脖子上。红雯虽不信这一套，可她还是接受了。此刻，她把铜钱从领口取出，紧紧地握在手中。

飞机已开始平稳地水平飞行。机舱中央的大屏幕彩电显示，飞机此刻的高度已达一万多米。红雯的手仍握着那个铜钱。她觉得握着它，心里踏实些。

“下面是湛蓝的海洋，”成光俯视着窗外说道，“一片蓝色。除了空中有几丝细羊毛般的白云之外，上下全是蓝色。真美！我以后定要画一幅以海天之间为视角的油画。”

红雯那紧张的表情略微舒展开来，她松开了握着的铜钱。她的手掌已油光光地出了一层汗。那枚铜钱静静地躺在她的掌中，它外圈又光又圆，中央则有个四方孔。她纳闷以前的人为何把钱币设计成这种样子：外圆内正。

“这铜钱可是个古董，”坐在红雯身旁的那个男人说，“带到美国，如能卖给古董收藏家，定能卖个大价钱。”

“是吗？”红雯扭头瞥了他一眼。这是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剃着一个小平头，眼睛虽不大，却挺有神的。

“这是我家祖传的护身符，我可不愿让它离开我。”红雯把铜钱

放回到领子里。

“你这是第一次乘飞机吧？”

“是呀。”红雯点了点头，“你怎么知道的？”

“从你刚才那副紧张的模样，一看就知道。”那青年略显得意地说，“其实乘这样的飞机用不着害怕。”

“为什么？”红雯问道，口气中包含着一种不服气加好奇的意味。

“这种大型波音飞机安全系数很高，一般不会出问题。而且——”

“怎么，还没飞多久就准备对付失事了？”成光扭过头来，微笑着问道。

“防患未然么。我叫张海平。”那青年自我介绍着，把手伸给成光。

成光握着他的手，说道：“李成光，她是我妻子，林红雯。是去美国读书吗？”

“是呀，你们呢？去探亲，还是移民？”

“我也是去读研究生，她去陪读。”成光微微一笑，“怎么样，不像吗？是不是我这把年龄已不太适合当学生？”

“不，不，”张海平摇着头说，“在美国，学生的年龄没有限制。尤其是研究生，四十几岁的占的比例还相当大呢。我一直觉得，夫妻一起赴美读书美领馆通常不会给签证。”

“这段时间签证特松，美领馆是尽量放人。”成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还是像你们这样没去过美国的人倒双双顺利获得了签证，”张海平摇了摇头说，“我自以为非常了解美国，这次倒不敢让我妻子和我一起去申请签证。现在我们这对新婚夫妻只得天南地北，各居一方了。”

“进入美国的证件我们是握在手中了，就不知道进去后是怎么

个结果。”成光两眼透着一种忧虑的目光。

“原先担心不能获得签证，现在上了飞机又怕进入美国，总是有无穷无尽的担忧。”红雯双眉微蹙，脸上流露出一种不安的神色。

“嘿，这有什么可担心的。”张海平说着，手掌在胸前轻轻一挥，“古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会直。我年富力强，又有现代知识的武装，到了美国虽不敢说如鱼得水，至少不会干得比一般人差。”

“在中国也活得不赖，如果仅仅为了活下来，那还干吗大老远地赶到美国去。”成光一手托着下巴，半是自语半是回答地说。

“这倒也是，到了美国就得干他一番。不成功，便成仁。”张海平的手掌用力地在胸前一挥。

“你好像是赴战场似的。”红雯带着笑意地说。

“是呀，我要到美国这个战场去同老美干一仗。”

“美国佬个个长得又高又大，要说干一仗，你可不是对手。”成光逗着他说。

“不过我也挺灵活的。”张海平伸出双手比画了一下，“我可以给他们来几招，比如少林拳、猴拳什么的。至少可以吓唬吓唬老外。”

“你这话倒有点幽默。”成光点着头说。

“对老外是要来点幽默，不能太当回事。你如果在他们面前哆哆嗦嗦，他们就会更趾高气扬。世界各地的人都这样。我们到了异国他乡，可别忙着短自己的志气。”

“我看到老外心里就发毛，”红雯说着，脸上露出尴尬的表情，“我的英语不好，尤其当老外同我说话时，我就会紧张得不得了。”

张海平耸了耸肩，“你别管对方听得懂听不懂，尽管开口说。他若听不懂，那就让他自己费神猜去吧。”

红雯那皱着的眉头舒展开来。她微微点了点头，张海平的这句话倒给她增加了些自信。

“我倒不怕开口说英语，”成光接口说道，“我主要的问题是听

不懂老外的英语。他们一说快，我就傻眼了。原先在大学时学了些英语，都是些书本用语，一到了日常生活，可就没着了。”

“你是哪所大学毕业的？”

“浙江美院。”

“嘿，我们还是同个城市的呢！”张海平高兴地说道，“我是杭州大学的。你是杭州人？”

“我们俩都是杭州人。你也是杭州人？”

“不，我是温州人，”张海平立即回答道，“我们都是浙江人，到了美国，可就是地道的同乡了。”

“你学什么专业？”成光问道，口气中包含着一种亲切感。能在飞越大洋的飞机上与一个“同乡”邻座，倒也是件难得的事。

“我原来是学英语的，曾在一家旅行社工作。这次到美国学旅游专业。”

“那你的英语一定挺棒，怪不得你这么自信。”红雯说着，扭头瞥了张海平一眼，“你以前去过美国吗？”

“去过三四次，都是短期的。这次可要待长了，干得好的话，就要在那里过下半辈子了。”

“到了美国还请你多关照，”成光又把手伸给张海平，“我俩是半个聋哑人。”

张海平握住了成光的手，“我们互相帮助，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你们是去纽约吗？”

“是的，我下学期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就读。”

“我到纽约大学。”张海平坐直了身子，“我们又生活在同一个城市。”

“你在纽约有熟人吗？”成光问道。

“熟人倒不少，不过，大家都各忙各的。我这次去准备住在皇后区的Flushing（法拉盛）。那一带有许多中国人，尤其是主街周围，几乎都是中国人。你就是一句英语不会，也可以在那生活。”

“那是不是人们说的纽约唐人街？”红雯瞧着他，眼中闪烁着探究的目光。

张海平摇了摇头，“不，不。China Town(唐人街)在曼哈顿区，而皇后区则是纽约的另一个区。纽约一共有五个区。现在的中国城已无发展余地，因此许多中国人都住到了Flushing(法拉盛)。”

成光和红雯默默地点了点头，看来他们对许多东西还是一无所知。等待着他们的将是另一个世界。

机舱中央的大屏幕在播放一部美国电影：一位身穿比基尼的金发女郎躺在沙滩上，一个肌肉发达、胸口长着密密麻麻的卷毛的男子向她走去。女郎用手掌撑着脸颊，对那个男子莞尔一笑。男子那炯炯的目光射向女郎。镜头摇向女郎的大腿，特写镜头沿着女郎的大腿向上延伸。

张海平的目光被屏幕攫住，他双眼一眨不眨地盯着前方。红雯把目光转向屏幕，看到那个只穿着一条游泳裤的男子正坐到女郎的身旁，他把一只毛茸茸的手放在女郎那富有性感的大腿上。他一边慢慢俯下身。女郎突然用双手勾住了他的脖子。

舱内听不到乘客的说话声，只有电视屏幕仍时断时续地传来英语对白和交织其间的音乐声。

晚饭后，天黑得特别快。红雯朝窗外瞧了瞧，外面是一片黑暗的世界，舱内灯火辉煌。成光拉上了身旁的小窗，合上了眼睛，双手交叉着叠在胸前，头枕着椅子的靠背，很快就入睡了。

红雯听着他那均匀的呼吸声，心潮却无法平静。她从小没离开过母亲，长大后也一直住在杭州。她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他们“文革”期间都去了黑龙江，“文革”结束后才先后返回杭城。她母亲一直希望她留身边，而这回她倒要去地球的另一边，到那最遥远的地方去。她不知道自己这一去，何时能回到自己的故乡。更令她不安的是，她对自己前往的地方一无所知，那是个陌生的国度。那里汇集着各种肤色的人，有着各种不同的生活习惯。而纽约据说是

个很乱的地方，常发生抢劫、凶杀、强奸等可怕的事情。凭她的性格，她只适合于过安稳的日子。她不像有些女强人那样走南闯北，喜欢到新地方开拓自己的天地。她就喜欢待在杭州，在这个天堂般的地方安稳地过一辈子。可是成光执意要赴美深造，她只得跟着他到那个陌生的国家去闯荡一番。

她知道成光一心要去美国主要出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的考虑。在美国一幅油画可卖几百甚至几千美元，而在中国，经过十年的改革开放，艺术品的价格虽已有很大的提高，可一般的艺术家一时还难以进入先富起来的阶层。此外，成光总觉得在美国艺术家受的各种牵制较少。成光是“文革”时期的工农兵学员，毕业后他留在美院工作。在“批林批孔”期间，他因画了一幅有三只小老虎的油画而遭到批判。其罪名是“三虎为彪”，有人指控他画三只老虎是在为林彪树碑立传。

这以后，他决定再也不画老虎，连其他动物也一律不画，尽管他很喜欢动物。后来，他改画人物，即根据形势的要求，“绘画工农兵的高大形象”。

经过几年的努力，他在人物画方面已颇有造诣。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各样的人体画成了一种时髦，一些出版社争相出版人体写真集，北京的一些展览馆还举行了人体画展。由此引起了女模特状告画展的事件。成光原打算举行一次个人画展，把他多年来画的人物画，其中包括不少女子的裸体画，拿出来展览，以让社会认识他的技艺。可这一来，他只得放弃这个计划。

他相信自己的才能，他希望能在一个宽松的天地里实现自己的抱负。而美国就是他心中理想的地方。

红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为了帮助丈夫实现他的抱负，她只得跟随他远离自己熟悉的家乡，飞往那个人生地不熟的美国。

她闭上双眼，可心里很乱，不安和忧郁扰得她心猿意马，无法入睡。可她强制自己闭着眼睛，默默地数着数字。她知道她得抓紧

时间睡一会儿，明天就更没时间睡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她在蒙蒙眈眈之中好像听到成光在对谁说话。她一惊，就醒了。

成光斜靠在飞机的窗边，正睡得香。他那高高的鼻子从侧面看显得格外直挺。人们都说白种人的鼻子又高又直，可成光的鼻子从这点上说决不亚于一般的白种人。他的下巴略微往上翘，显得刚劲有力。他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仿佛又要说梦话似的，或者他正在梦中对人说话。

飞机上的乘客好像都已入睡，红雯突然产生一种孤独感。她觉得似乎只有她一人被排除在外，与整架飞机上的人格格不入。

她心里产生了一种欲把她丈夫推醒的冲动，以让他陪着她共度这可怕的夜空的寂寞。然而，她还是克制住了自己。她往后靠在座椅的靠背上，闭上了双眼，决意让自己像其他人一样，在睡梦中度过高空中的一夜。

她终于睡着了。一觉醒来，天空似乎已有点放亮。成光不知什么时候已醒了，此刻正靠在窗边向外面张望。

在前方云海的边缘，已出现一条狭长的白条子。下面的云海离飞机很近。那一大团一大团的白云，看上去宛如厚厚的棉絮。少顷，东方变成了绯红色，周围的云彩被染成了玫瑰色。太阳如一个火球从云海的边际喷薄而出，飞机前方的天空仿佛在燃烧。

前面的云在上升，飞机迎着太阳，飞入了那透着道道金光的云团之中。

“真美，”成光不住嘴地赞叹，“这样的美景在地上是永远看不到的。多么美的色彩，多么美的云海，多么美的日出。”

“艺术家的眼光就是与常人不同。”张海平评论道。他也醒了，“我已乘过许多次飞机，可从来没这种感受。”

“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入美国？”成光扭头问张海平。

“这条航线的班机并非直线飞行，而是向上飞，过白令海峡，进

入美国的阿拉斯加，在那里稍作停留，再飞越加拿大，最后抵达美国东海岸的纽约。”

“这么说来，咱们还可从空中游览加拿大的风貌喽。”成光高兴地说。

“飞机虽在阿拉斯加停留，可我们还得从纽约过关。”张海平从身旁的一只小包里掏出一本美国地图册。

“入关麻烦吗？”红雯问道，“要不要查行李？”

“有时要查，有时不查，全凭海关人员高兴。”张海平已翻到了纽约市一页，“咱们要在纽约的肯尼迪国际机场降落。”他把地图册伸给了红雯。

“海关都查些什么东西？”红雯问，把地图册还给张海平。

“主要是查毒品，也查一般的违禁品。”

“什么违禁品？”红雯立即问道。

“那可就多了，”张海平说着，手掌在胸前轻轻一挥，“如水果、肉制品、农作物，等等。”

“怎么连水果也不能带？”成光插嘴问道。

“是啦，”张海平学着广东人的语调说，“上次啦，我的一个广东朋友啦，就是带了一个苹果，被海关查到，罚了五十美元啦。”

“他干吗要带这么个苹果？”

“那是他老婆在机场给他送行时放在他的旅行包里的。她是想让他上飞机吃的，哪知道他把这个苹果给忘了。如果他在机上吃掉也就没事了。”

“一个苹果就罚五十美元！我带的这么点美元可经不起罚。”成光伸手按了按西装的小口袋。

“五十美元是最低罚款，”张海平说着，扭头对成光和红雯眨了眨眼，“不过我几次带违禁品入关都没罚款。”

“是吗？”红雯问道，“那是怎么回事？”

“我有一个朋友住在旧金山，他是个温州人。温州人喜欢吃海

鳗干，于是，我第一次去旧金山时，带了几条鳗鱼干。我把鳗鱼干切成一块块，用毛巾包成几包，放在几件衣服中间。就这样顺利地过关了。还有一次，我带了一些笋干、香菇以及黄花菜等浙江土特产。这次，一个海关人员查到了一包黄花菜。”

“黄花菜是违禁品？”红雯紧张地问道。

“我也不知道黄花菜是否属违禁品之列，反正农产品都有危险。”张海平挥了挥手，眼中闪烁着神秘的目光，“那个海关人员问我‘What’s this?’（这是什么？）我回答说：‘This i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这是中药。）”

“Chinese medicine.”成光重复了一遍，考虑了片刻，“你说的是中药？”

“对，我说是中药，”张海平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中草药品种繁多，老外一听是中药，就傻眼了。”

“于是他就放你过去了？”成光问道。

“那当然。”张海平的手掌在胸前轻轻一挥，“我把中草药带入美国，是要把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带给美国。现在已有不少美国人相信中药了。”

“我听人说，美国是个法制国家，执法人员非常严格，几乎是六亲不认。”成光插嘴道。

“美国是个法律比较完善的国家，可各种法律难免都有一些漏洞。我们虽不是有意钻法律的漏洞，但也不能过于受束缚。到了美国就应该充分享受美国的自由。”

成光缄默不语。红雯知道他是个谨小慎微、遵纪守法的人。他不会完全理解或接受张海平的这一番话。她向成光瞧了瞧，发现他正一手托着下巴，一副沉思的样子。

她也听说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家，可她不清楚这自由是指哪方面的自由。如果是指政治上的自由，那对她可无关要旨，因

为她一直对政治毫无兴趣。其他还有什么自由呢？挣钱自由或者说就业自由？像她这样语言关没过的人，即使美国遍地是这种自由，她也无法享受。还有什么自由？性自由？早听说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在六十年代风行过一阵子“性解放”。可这样一种自由像她这样一位传统的东方女性一时不会适应，尽管她对此隐约有一种好奇心。她到底能在美国享受何种自由呢？她陷入了沉思。

飞机已飞越白令海峡，不一会儿就进入了阿拉斯加。在阿拉斯加机场停留了近两个小时后，他们重新上机，继续他们的航程。薄暮时分，他们终于到了目的地：纽约肯尼迪机场。

“你们俩跟着我，我们一起出关。”张海平说着，背起了随身的行李包。

他们随着人流，出了通道，进了大厅。

“前面就是入关检查处。”张海平向前抬了抬下巴。

红雯看到前方有几个被低栏杆隔开的入口处，她的心不由自主地怦怦直跳。那几个口子，远远看去，犹如布满机关的陷阱。

“那边是美国公民入口处，我们从这边进，”张海平瞧了瞧挂在大厅上方的牌子说，“就在这队人后面排队。”

成光和红雯站到了队伍后面。张海平站在他俩身旁，伸长脖子向前探望。

队伍在慢慢向前移动，红雯正低头从旅行包里掏护照，突然，排在她身后的一些人离开了队伍。她抬头一看，发现左边的一个入口处正被打开，一个移民局的人已坐到一张桌子后面。

张海平拉着成光也跑向那新排起的队伍后面。红雯站在原

地不知所措。

“你就排在那里，”张海平对她大声说道，“谁先排到，就到谁这里。”

队伍在向前移动，红雯看了看前后，见别人都手握护照，护照都翻到签证页上，她也把护照翻开，双手握着签证页。整张签证页印着一幅美国地图，她的一张二寸照片被复印在一个角上。那照片被复印得黑黑的，看上去像个老太婆。

终于，她快要排到了。成光和张海平也已到了检查处。她正在犹豫要不要跑过去同她的丈夫站在一起，前面传来了一声：“Come on, come on.”（过来，过来。）她一怔，抬头看到那个坐在桌后的移民官员正对她发话。已轮到她了。

红雯嘴一撇，往前走了几步，伸直双臂，把手中的护照递了过去。那人检查了一下她的护照，抬头瞧了瞧她，又低头在一张白色的小卡片上写了几个字，接着就把护照和那张小卡片交给了她。她接过护照后，不知道还要不要办别的手续，仍站在入口处，目不转睛地瞧着那个官员。那人对她微微一笑。她还以一个尴尬的笑脸。

“What else can I do for you?”（我能为你效劳吗？）那官员问道。

她一时听不懂这句英语。过了半晌，她才悟出，那人问她还有没别的事。“没，没有——No, no.”她连忙摇着头说。

“Please.”（好了。）那人对着里面一摆头，“Next.”（下一位。）他扭头对着后面的人说。

红雯知道她的手续已办完。她已被允许进入美国，便疾步往里面走去。

成光和张海平还在入口处。成光一声不响地站在一旁，而张海平却摇头晃脑地对那个移民局的人说着什么。她不知道张海平是不是又在给老外来点什么幽默。她那颗因顺利入关而平静下来的

心，又开始怦怦地激烈跳动起来。

那移民局的人是个二十几岁的黑人。他一会儿拿起一本护照，一会儿又拿起一张白卡片瞧瞧。张海平此刻则指着那张白卡片在说着流利的英语。

最后，那个黑人青年点了点头，好像已被张海平说服了。他拿起笔在那一张纸上写着什么。

终于，张海平和成光从入口处过来了。红雯急忙迎了上去，“怎么啦？出什么麻烦了？”

“怎么，你早就进来了？”成光问道，“还是你那个入口顺利。”

“是呀，”张海平插嘴说，“她那边是阳光道，我们这边是鬼门关。黑鬼把门——”

“别说这种话。”红雯不喜欢听不吉利的话，立刻打断了他，“到底怎么回事？”

“那个移民局的人可能是个新手，”成光解释地说，“他把我允许入境的时间当成是在美国逗留的时间，他在我的那张 I—94 卡上写的日期是今年九月。还好张海平检查了一下，不然，我可只能在美国待到九月。”

“现在怎么样？”红雯不安地问。

“现在已改过来了，”张海平说，“主要是那张小白卡，那上面的日期，就是你在美国允许逗留的时间。离开美国时，得把那张白卡交给机场检票处。”

“我这张怎么样，你给看看，有没有弄错。”红雯把她的小白卡递给了张海平。

“一点点错……”张海平说着，把手在胸前一挥。

“哪里错了？”红雯紧张地问。

“一点点错……也找不到。”张海平对她嘿嘿笑了一声。

“你别来吓我，”红雯嗔道，“我们这就出机场吗？”

“还没过海关哩。现在先去取行李。”张海平领着他俩向一条传